

风华正茂

王宏图 著

风华正茂

王宏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华正茂/王宏图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321-3577-6

I. 风…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9336 号

责任编辑: 韩 樱

封面设计: 王志伟

风华正茂

王宏图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3.5 插页 2 字数 286,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77-6/I · 2731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喔，黑夜，你何时消失呢？

我何时能够在黑暗中找到光明呢？

——莫扎特《魔笛》

世道可真是变了：没想到十一月里脚背上还让蚊子狠命叮咬了一番，奇痒无比。这还不算，额头上也被没心没肺地蜇了一口，不偏不斜，恰好落在天庭上方。

刘广鉴已在城郊结合部彳亍盘桓了大半个时辰。夜幕刚降临，密密匝匝的新建住宅群就像蒙罩上了厚厚的黑色丧服，只豁露出隐隐绰绰的轮廓线。正是下班的高峰时段，他的目光茫然地扫过前方不远处十字路口层叠交错烟尘滚滚的钢筋立交桥梁，越过排排溜溜车灯路灯聚合而成的光的潮汐，邻近的商厦橱窗绚烂的霓虹不时蹦跳着躡加进来；芜杂缭乱的光波在鼎沸的喧嚣声浪中时时高亢地饱涨起来，随即又沉落下去；还有就是一张张擦掠而过的脸，一张张凝结着惊惶、绝望和无奈的面具，最后落在了街角乞讨的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身上。他正轮流向行人摊开右手掌，左手托举的小圆盘中硬币咣当咣当作响。刘广鉴掏出一枚五角硬币递上去，男孩摇摇头，角头不要，人家都给一元的！

真是祸不单行，今朝霉算是触到头了，那事不要提了，连小要饭的都这么刁！就几分钟前，刘广鉴一脚踩入了一个半边裂开的窨井口中。还好，口径不大，只是右腿掉了进去，但够狼狈的了！上身噎地扑倒在地。黏稠的泥浆水顿时润湿了小腿裤管，一股刺

鼻的恶臭熏得他差点昏厥过去。刘广鉴咬了咬牙，双手撑住凹凸粗粝的地面，在路人冷漠的目光下勉力抽出腿，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到路口，等候着出租车。

还算好，一会就来了车。反正也没多少时间了。一切都会结束，再难捱的日子总会过去，自然而然地，不用再受罪了——只要自己下定决心去死，摆脱这具臭皮囊，关键是要有决心：一把刀子，或者旋开煤气，就像法国人整天说的，comme ça（就像这样）！刘广鉴打了个榧子，合上眼，湿漉漉的裤管还在一个劲地往下滴着脏水。车窗外又悄然飘起了雨丝，从灯光通明的街市弥散到一个个暗黝黝的住宅小区——学校分给他那套两室户所在的那幢楼好多年前就已显露出破相，在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光鲜楼厦的映衬下，终日耷拉着一脸贫民窟的苦相。也许根本不用等那么久，马上就会了结。也许就在这稠密浓酽的车流中，一个从天而降的怪物（比如说推土车的大吊钻什么的），就可把这车砸个稀巴烂！或者迎面一辆十轮大卡车来个深度撞击。都是一刹那的事，也爽快，总比那些成天在床头歪着脑袋流着脏兮兮黏腻腻口水的痴呆老头强。

总算到了。雨骤然间变大了，噼噼啪啪地砸在车窗面上，激扬起一团团苍黄的水雾。刘广鉴猫着腰，窜进了黑漆漆的门洞。他疾步上楼，匆匆进门后急急上了保险旋钮，还从细长的锁孔中往外窥视了几眼。这样就好，就不会有人闯入了。方才没有上好保险是他最大的失误——已经没有办法弥补。

褪下脏裤子，拧开热水器，在冲淋器喷薄而出的水流里舒服地冲上一把，消消晦气！此时，包里的手机嘎然鸣响起来。

果然是莉莲，刘广鉴苦笑了笑。

“你怎么不回我的消息？”

“啊？！没看见！——你在哪里？”他觉得口腔里干渴异常。

“我——你说我能在哪里？在外面，等会要么回我妈那儿！你不想想，那地方我还待得下去吗！你现在在哪里？”

“刚回来——我在路上摔了一跤！”他明白她的言外之意。

“不要紧吧？”一阵沉默。“你不过来吗？要么我——”

刘广鉴的舌头咝咝打着颤，“今天不了，你还是好好休息吧！我还有一大堆申请表格要填！——下星期三就要去北京出差！”

“好好好，随你的便！那就 bye-bye 了！”那一刻，莉莲噘着嘴撒娇的模样清晰地定格在了他的视网膜上。

刘广鉴重重叹了口气，坐到写字桌前，打开键盘上积满污垢的笔记本电脑。他的心应和着回旋奔流的电子脉冲，抽搐着，怀着莫大的饥渴，想再一次吸吮着莉莲肥厚的嘴唇——更进一步，索性把头颅深埋在她那两道幽深的乳沟里。方才突如其来的捉奸粗暴地在两个人精心构筑的天堂上凿开了个大窟窿，他的思恋在短时间内飞速强化、暴涨，臻于高潮，如房里从早到晚轻舞飞扬的水仙花馥郁的芬香，不时让他的胸口气闷发胀。他吃起后悔药来：真该去她那边的。管这些该死的表格！他一遍遍按抚着手背上突隆而起的筋脉，搓摩着手心上蜿蜒曲折的生命线，某个瞬间他甚至觉得自己已处于弥留之际，生命的纺线将在这一刻猝然绷断。

还是得干正事了！屏幕中五花八门的表格蜂拥而至，那是 M 大学外文学院法语系申请全国法国语言文学重点研究基地的申报材料。用他的老同学、顶头上司、副院长张伟戈教授的话来说，那是一颗颗重磅炸弹，所向披靡，斩获不菲。上百页的资料，分门别类，应有尽有，从法语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专职和兼职研究人员，历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到炮制出来的雕虫小技的豆腐干文章到皇皇巨著，累累叠叠的科研项目和获奖情况（从国家级省部级到校级院级），以及鸡肋式的大小学术会议。刘广鉴不停打着呵欠，揉着眼睛，这些已由自己和各位同事打点停当，基地的宗旨人员配备预期成果和赶集式的国际会议各项已填塞得鼓鼓囊囊，下面要处理的就是更实质性的东西——什么现状与趋势，什么研究课题实际意义与理论意义，预计要攻关突破哪些棘手的难题，什么研究思路方法、工作方案、进度计划和中期成果。

还没完，总之是没完没了，今天过了有明天，太阳升起了还要西沉——还有狗尾续貂式的资料准备和数不完的附录及补充说明。

永远是没完没了。

晶亮的屏幕闪烁着。那些大大小小的表格像调皮的小鬼头，不听从鼠标的调遣，上下乱蹿：有时刘广鉴觉得像是打开了一副中国套盒，盒中有盒，表中有表。长方形的表框会莫名地拉长，膨胀，转眼之间被切割、压缩，仿佛有一根神奇的魔棒潜藏在比特空间某个阴险的旮旯里。尽管是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狗屁文字，镀了金的坑蒙拐骗的垃圾，但还是得要刘广鉴一字一句呕心沥血地经营拼凑剪贴调包注水，一刻都不能松懈，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唯恐有把柄被对手抓住。一切都要做得浑然天成，尽善尽美，像桂林溶洞中悬垂下来的石笋那样，好像他们天然就该是重点基地的主人，这点在宇宙创始之初大爆炸那一刻就编码好了，谁也无法提出异议。

近半夜了，快大功告成了！刘广鉴觉得自己的手指机械地击打着键盘，快要崩溃了！不，要挺住，不能功亏一篑。渐渐地，成串的表格似乎染上了狂躁症，越来越不听使唤，纷纷跳出屏幕，覆压到刘广鉴的脑门上，勾摄着他的魂。

愈演愈烈的失眠。这星期已经有三天没睡好了，今晚上看来肯定泡汤了。实在是干不动了，躺下又睡不着，眼睛硬闭着也是活受罪，只能在黑暗里干瞪着眼，直到头一道曙色涌入将它戳破为止。真是邪乎，好像有一只手暗暗掐断了睡眠的开关。

即便这样，还是得躺下，眯上一会也好。刘广鉴阖上眼，街面上载重货车的轰鸣震颤接二连三地碾过他脆薄的耳膜，而不远处那家卡拉OK歌厅中此起彼伏的鬼哭狼嚎更像锋利的刀刃割刺着他恍惚迷离的神经。刘广鉴猛地坐起身，得到炉子上烧点水喝点热的。过后他趑回屋里，懒洋洋地倚靠在沙发上，操着遥控器看起夜间电视新闻来。又是一起火灾，冲天而起的消防水柱掠过焦黑的屋梁墙壁。又是老城区中的简陋旧屋，电线老化猝然引起

短路。

电话又一次鸣响起来。这么晚了，莉莲还……想哪里去了，是伟戈。今天他的语调格外亲切，先是一番嘘寒问暖，再问申报材料准备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刘广鉴打着呵欠。“加把油，明天上午9点到办公室来交给我！”不是说好后天的吗？张伟戈顿时爽朗地大笑起来，刘广鉴脑子一下清醒了不少，“我说你啊你，工作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这样迂，très pédant（太迂了），定了的事就不能改吗？早点弄好，可以有更多更充裕的时间补充完善，汲取集体的智慧，提高夺标的胜算，不是吗？别忘了，下周就要去北京汇报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这次学校非常重视这个项目，让恽副校长亲自挂帅抓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明白吗？要把它作为明年校庆的献礼，一个大大的红包。好好干！搞成了大家就是学校的功臣了。对，我知道你平时一副名士风度，懒散惯了，这次就辛苦一次了，今天开个夜车，随便怎样弄出来，就像我们哥俩当年整夜谈心聊天那样——这样吧，我让小王明天早上八点半来拿，说定了！”

刘广鉴习惯性地哼哈着，完全被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上。虽说他俩当年是同寝室的铁杆哥们，但现在毕竟地位不一样了，伟戈成了院领导，有一万条理由可以对部下指手画脚耳提面命一番。对刘广鉴他算是够客气的了，还没完全忘掉哥们的情谊，N'est-ce pas（不是吗）？

刘广鉴实在撑不下去了。脖子一阵阵酸胀，他站起身，脑袋上下左右扭动着，再插入四个45度方向的斜角，正好在空中勾画出一个“米”字——是该去理疗一番了。水也快烧开了吧？再喝杯咖啡提提神，冷毛巾额头上敷一把。

哎，一切都是那么无聊，那么虚假，上个月伟戈召开全系申报动员会时刘广鉴的这种感觉达到了顶点；当伟戈向他布置填报材料的任务时，他几乎是控制不住自己，只是最后一刻的软弱使他没有张口大喊“我不想制造学术泡沫”。他“”竟还想在M大学混

口饭吃。要吃饭就得懂吃饭的规矩。真是十足的笑话！你是谁？你以为自己是谁？你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不合时宜者，被日日夜夜疯狂运转着的学术机器抛到边缘的一文不名的小三子！别自我感觉太好！别以为自己学了几句法语，有什么了不得，法语早在全世界被英语排挤得无处容身，成了小语种，即便你是法国人，在中国在上海在 M 大学又怎么样，除非你能搞到重点研究基地，能把你所不齿的泡沫吹得又大又圆又光洁，玲珑剔透，宛如一个精神上的水晶宫！要么你的法语好得能到联合国做同声传译，退而求其次在上海一天几千几千的赚。别老眼昏花了，要记住，现在早不是 19 世纪那会儿了，不是全欧洲人人都操一口法语的年代了。

刘广鉴狠狠地捶了捶胸口：我不愿意！你不愿意有个屁用，有人愿意，从上到下个个愿意，忽刺刺排成望不到头的长蛇阵。算你诚实算你清高，不想多制造学术泡沫——多天真的话，多不成熟！怎么，你以为自己正经讲道德，就不许别人吃香喝辣寻欢作乐了？天下没有这么霸道的！你真把自己想象成巨无霸了？还一个劲摆出矫情的姿态，天下皆浊你独清，大不了辞职走人！你走呀，为什么总占着茅坑不拉屎啊！一个译了几本法文书的穷酸副教授，谁稀罕你呢？要走别人笑都来不及呢！真是的。虽然 O 大学好几次鼓动你过去，那边法语专业的带头人马聪教授（老马，也是你的铁哥们）信誓旦旦自己一过去教授职称立马解决，但刘广鉴还是不住地犹豫，倒不是真对 M 大学有多少放不下的依恋，也不是信不过老马，只是他觉得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拿了别人的好处必定嘴短气怯，他可不想做一条裹着锦绣玉衣的宠物狗，给人牵着四处溜达，满地打滚撒娇，一个劲地向有头有脸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那些评委资深教授献媚邀宠，最后再汪汪汪叫唤上几声助兴逗乐。掰开手指算算，你能给别人什么？还是那几本破翻译，要么就是久拖不决的蒙田研究？人家要的是夺人眼球的国家项目，至少是可以装潢一下门面的核心期刊论文，把他们学校弄成一个人见人爱魅力四射的尤物，不管里面沉积堆垒着多少

货真价实的精品极品垃圾。

你自然不会不明白。

刘广鉴的四肢又一次酥软下来，渐渐陷入了迷濛的沼泽地里，就像回家途经的大片空漠漠灰蒙蒙的市郊结合部。不是说那儿空旷得见不到人影，多着呢，就像此空在窗前晃动逡游的影子，一副幽灵的打扮，仿佛是全世界的幽灵哗啦啦麇集于此，人多得摩肩接踵前呼后拥，只是那一条街完完全全是一个模子里铸刻出来的，苍白得找不到一星点让人过目不忘的标记，冰冷得吸不到一丝沁人心脾的气息，活像一个虚拟城市跳出了电脑屏幕，现身矗立在面前。活着，就是活着，一具行尸走肉罢了，没有趣味，没有热情，没有关怀，今天倒好，连跟莉莲在一起的黄金时光都被人拦腰切断。

都怪自己不争气。对，这年头什么事都得你追我赶，伟戈在动员会上说大家要齐心协力追求卓越。在这个经济信息全球化一体化的年代，就是要追求卓越，这不是吃饱了没事撑的。这是生存之道，自保的最佳策略，以攻为守，你不上进就要被淘汰出局，没有人会永远供着你这尊菩萨，退一万步说就是菩萨也面临下岗的危机。谁还像他这么木知木觉的？看看自己的同学，一个个都混得有模有样的，当年班里 20 个同窗，法国去了 12 个，加拿大去了 4 个，就是待在国内的也是牛气十足，不是教授博导便是正局副局至少是正处。再看看你自己，一比就比出眉目来了。法国只去进修了一年，干吗当初不申请延长时间，不赖在那儿，至少混个洋博士回来？看看人家，在法国比利时瑞士的大学中端坐在教授宝座上的就有 3 个了，有几个先是在法资企业里干得有声有色，后来纷纷拿了法国护照，摇身一变成了法籍华人，到上海来开公司大揽生意，成了构筑中法友谊的坚实桥梁，每天晚上钞票数得连梦里都会咯咯笑出声来，而他自己还停留在战战兢兢说法语的幼儿园水准上，惟恐一不小心将 angle(角)发成 ongle(指甲)，貽笑巴黎。

二

如果不是风儿，在这独特的时刻，
谁在那儿哭泣，带着这绝伦的莹石的声音？……
是谁在我附近哭泣，在我哭泣的时刻？

Comme c'est (怎么会是这样)？那还是在下午，莉莲猛地从他怀中挣脱出来，有点热，她要去浴室冲上一把。快乐的时刻往后延宕着，瓦雷里的诗句轻盈地游走在刘广鉴的舌苔上。此刻，卫生间里传来清冽的冲淋声，透明的水珠润湿了她的全身，洒透了他微微发烫的心灵。

再一次，他会再一次把那具美妙的裸露的身体搂在怀中，在四周赭红色俗不可耐的仿古红木家具和晶亮的多层吊灯的围观下，再一次把那张脸拢在手掌中。她的眼睛会阖上，嘴巴会喘着气，发出尖利的啸叫，或者悉数变形，刹那间脱胎换骨：一切都是扭曲变形的，不管是狰狞的野兽的愉悦，还是孩童般灿烂的笑意。但至少他不用再有什么师道尊严的顾忌，反正莉莲今年夏天已毕业了，不再是学生了：万事大吉，什么把柄都没有。

这只手曾梦寐以求将我抚摸，

而今它带着漫不经心的驯顺和深沉的眷恋抚遍我的全身，
等待着我软弱的泪水流滚，
我那慢慢破裂的命运
在沉寂中用最纯最纯的光照亮我这颗破碎的心。

“死鬼！又念叨什么呀！”莉莲用胳膊肘戳了戳他的肋骨，目光落在轻轻拂动的乳白色的窗纱上，又转向小圆桌上海蓝色的弧形盛水器。刘广鉴畅快地抚摩着她的肚腹，不时在她脸上亲吻着。瓦雷里的诗句急速穿梭在他脑海中。对她身体的各个部位，他已不再有陌生感，但莉莲闪烁的目光中总有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和早已向他敞开大门的身体相比，它似乎是一个幽秘的禁苑，上了无数道保险，人间的所有锦囊妙计都无法穿透它坚固的外壳。每一次做爱完毕，莉莲都会依偎着他，沉沉睡去。但他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有那么点不踏实，他那颗破碎裂的心并没有得到熨帖充分的抚慰，总觉得像在一场迷离悠长的梦中徜徉。

并不是刘广鉴保守，想不开。都什么年代了！他当然不会在乎她早已不是处女，也不会在乎她正被别人包养着——如果有实力，他也大可以包养一个。但总有一道篱笆，一道栅栏挡住了他的脚步，就像此刻，他在她鼓起的耳垂上啣了一口，“在想什么呢？”

莉莲转过头，又是那道明媚得令人晕眩、心痛的目光，“没什么！哎，今天晚饭吃什么？”

总是一句话将话题岔开，引领到一片纤绵的草地上。刘广鉴双手枕到脑后，“要么换换口味，我来做个罗宋汤吧！”他轻轻啣着下唇，心中飘溢着淡淡的忧郁，仿佛秋日早晨的雾气，厚薄不匀地撒披在密匝匝的楼厦、狭逼的街衢间，不时豁现出大大小小的窟窿，一块块触目惊心的癣斑。

“你做的菜别提有多难吃了……”莉莲话音未落，门吱地拉开了。“谁？”刘广鉴习惯性地问了一句，这套两居室房里不知哪扇

门被风吹开了。

“不要动！”两个大汉忽地堵在门框两侧，和好莱坞警匪片中一模一样。莉莲哇的一声缩进了被窝。

好家伙，碰到强盗了！还没等刘广鉴反应过来，他就像小鸡一样被强壮的手臂一拎而起，赤身裸体地拽入隔壁房里。刘广鉴不停地挣扎着：“让我穿上衣服——你们是什么人，什么人？”

正前方爆出一阵爽朗的大笑，“我们是什么人？对了，我倒要问你是什么人，大白天竟闯到别人家里来了！”

两个大汉将刘广鉴往殷红的羊毛地毯上一摔，细碎的粉尘纷纷黏附到他松软的肢体上。他的牙齿咯咯打着战，抬起头，一个身着西装的中年男子端坐在写字桌前的黑皮转椅上，血红色的领带悬垂在浆洗得一尘不染的白衬衣上。

闪光灯前后左右咔嚓咔嚓亮起，在半空缀成了一蓬蓬死灰色的火焰。

霎时间，他明白了一切。

“你是大学老师，我没弄错吧？”中年人撇了撇嘴角，鼻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你们就是这么为人师表的！”他伸出食指，朝着他赤裸的身体点戳着，“真该把你这样子照了相登到报上去，让大家都知道你们就是这样做老师的！”

刘广鉴头脑中一片茫然，他坐直了身子，双腿拱曲在肚腹前，遮住了私处。都这样了，还害什么羞啊，死猪不怕开水烫。好在肚子上没什么奇形怪状的肉团肉丸子堆叠起来。

中年男子懒洋洋地打了个榧子，后又直挺挺地站起，拳头嘭嘭擂打着台面，“混账东西，坐着倒舒服，不要脸的，还不快给我趴下！”

刘广鉴稍稍一迟疑，一阵厚实铁硬的踢打噼里啪啦倾泻到臀部，他上半身几乎被踹到了地毯上，恰好来了个狗吃屎。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够便宜你的了！”中年男子双手抄在背后，绕着地毯踱着方步，“让我看看——好，这个样子好！像人

民教师的模样！”他停住脚步，“这事总得有个解决的方法，你偷了我的女人，不能就这样拍拍屁股走路。世上的事都是债有主冤有头，”他喘着气，“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要你钱的！你那点讨饭工资我一分都不会动，只是你——你要——”

刘广鉴怯怯地抬起头，“我，我要，要干什么？”

“闭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你以为还在教室里啊！别昏头了！——你得道歉！”

“道歉？当然我道歉……”

“有你这样道歉的吗？这么容易？”他的目光像一盆滚烫的开水，啾啾窜冒着水汽。

“那你——你要……”

“跪直了，给我磕头！听见没有？”

“你让我穿件衣服吧！”

“放屁，就这样光着身子磕！”

“让我穿条短裤吧——求求你了！”

“你做坏事的时候哪里考虑过别人——磕！别多啰嗦！要你磕你就磕！”

赤裸的身躯被卸去了一切屏障，成了刚出世的婴儿，被一道道犀利歹毒的目光任意宰割解剖玩赏，孱弱得不堪一击，像是一卷曝了光的胶片，每一份细微的秘密都溶解在一抹抹虚无的底色之中。

“你浑小子磕不磕？”

好汉不吃眼前亏。刘广鉴低下头，凑近地毯，朝着那圆涡形的花饰中央垂压下去。

“磕，就这样磕！一，二，三……”

晃晃悠悠之中，刘广鉴仿佛又在海面上蹂躏着橘黄色的小舢板冲浪，连绵不断的浪涛将他高高抛举起来，刹那间又垂直跌落到碎裂开来的浪花丛中。一条条遒劲的弧线交叠在幽蓝色的大海上方，应和着浪花蛮野粗粝或柔情脉脉的涨落起伏。

中年男子牛皮鞋雪亮的尖头在他眼眶前上下颠动了几下，“爬！给我爬——听见没有？对，就像哈巴狗那样爬。畜生不如的东西！”

像吞下了浓酳的酒液，刘广鉴沿着四周的边线爬行起来，持续地兜着圈，一个个圆圈，一个个大致相仿、但又无法严丝合缝的圆圈。就这样，他爬行着，先是缓缓地，后来不断增加着速度；他有些晕眩，但还是不停地爬行着。他甚至有些陶醉，不管怎样，总比一个劲地闷磕头强多了。爬就爬，韩信当年就受过胯下之辱！总还是个男子汉。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兜着圈，在眩晕的顶点，他觉得自己真成了一条狗，一条顶呱呱的狗，不是巴儿狗，而是威猛的苏格兰牧羊犬。他爬行着，不，不再是爬，而是在跑，冲锋，他的手爪在厚实的羊毛上擦掠而过，就像在牛羊成群的青草地上撒野打滚，仿佛真置身于一片旷野，俯视着四周起伏突隆的丘陇，奔涌的河水，无边无际的繁密的松树林。在馥郁得透不过气来的松脂的芬香中，他就这样向前爬行着，巅动着，全身沉浸在绚烂无比的喜乐之中。

对，这种感觉刘广鉴并不陌生：先前在莉莲手指灵巧的搓摩下（五个手指一字排开，好似在黑白相间的钢琴琴键上错落地拨弄出一组组质朴而又回味无穷的旋律），在口腔的吞噬咬啮下（他掉入了一口深井，四壁涌来的肉感的飓风吹得他东倒西歪，源源不断的痛感也是快感的激流从头顶心从丹田迸射出来弥散开来），他一步步飘离大地，从天花板上先是狭小后被一点点撕拉开来的缝口中飘逸而出。在那一刻，灵魂从滞重的臭皮囊中擎举着旌旗，蝉蜕而出，骑坐在绵薄的云霓上，高高地飞翔在这座黑森林似的阴险得深不见底的都市的上空。

三

在阴阳的分界面上徘徊了那么久，那一步刘广鉴最终还是没有跨过去。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原本一个光鲜灿烂的世界，看上去竟然是如此沉滞、灰色？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难道我自己竟不知不觉间掉进了自己一手挖下的陷阱里？

他只感觉到自己慢慢地沉陷到一片不均匀的黑色中，块状条状圆形菱形的几何体。正前方一股轻袅的白烟弥漫着，仿佛有个出口。越往前烟雾渐渐染上了硫磺色。那是一条狭逼的缝口，刹时间所有从出生迄今的生活，意识中滚动翻转的斑驳的图景，一同并置在眼前。它是如此浩大，让人联想到寺庙墙面上佛陀普渡众生的巨型彩色浮雕。一切都在滚动，近看则凝固成形。到处都是稠密的黑暗，它是无边的夜色中泄入的一束光焰，它就是他的生活，宇宙外壳上一道若有若无的纹路，一架向上升腾的秋千。

他听见了。他又一次听见了。一个声音，那么熟悉、亲切，像是从他的脑海中直接汨汨流泌而出；又那么陌生、模糊：它从渺远的洪荒岁月里隐隐传来，从他童年一长串支离破碎的画面上飘掠而过，从他朦朦胧胧的前生前世投射而来。它长久地蛰伏着，冬